

呂滄洲先生

呂復字元膺。其先河東人。徙鄆。因家焉。少孤貧。後以母病求醫。遇名醫衛人鄭禮之於逆旅。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討求一年。試輒有驗。自以爲未精。盡購古今醫書。晝夜研究。務窮其闕奧。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醫門羣經。如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詰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辯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陀張仲景孫思邈龐安常錢仲陽陳無擇許叔微張易水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嚴子禮王德膚張公度諸家。皆有評騭。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絡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傷寒十釋松風齋雜著諸書。浦江戴良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晚年自號滄洲翁。歷舉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呂 滄 洲 醫 案 目 錄

傷寒	一
泄瀉	四
痞	五
邪祟	五
腹癰	六
目疾	六
嗜臥	七
呃	七
顛狂	八

呂滄洲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 震東扶評注

傷寒

浙東憲使曲公病召滄洲翁呂元膺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帶陽氣，寸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血爲熱所搏，吐血一升許，且脅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常不應，其輔行京醫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黃，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愈。

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六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人也，弗與藥。呂元膺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頰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紋，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熱邪所搏，淖而

爲癰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瀆之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癰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癰瀾然卽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癰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愈發癰無脈長沙所未論元膺蓋以意消息耳

全本然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脈虛自汗進真武湯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元膺問死期切其脈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告其家曰此必榮熱致癰而脈伏非陽病見陰脈比也見癰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癰臍下石堅且痛拒按爲進化癰湯半劑卽癰消脈出腹用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血後三日腹又痛遂用桃仁承氣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震按此一案而知發癰畜血有脈伏之一候然竊思癰未出而脈伏理或有之癰既透矣何以必待化癰脈始復耶吳又可承氣微下則脈出與此用白虎彷彿但發癰脈伏勢亦可畏上條妙在語言不亂次條雖神昏如睡由於誤服真武故皆憑證以醫之翁云見癰則應候思及畜血已勉

強矣。

副樞張息軒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脅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所中。膏其手摩之。浹旬。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睪丸。赤腫若匏。刺潰之而左脅腫痛如故。召呂診。呂以關及尺中。皆滑數而且乳。因告之脈。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乳。則內癰作。脅之腫。癰作膿也。下之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下之下膿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

震按。此條以傷寒而變腸癰。雖不多見。亦不可不知。觀其所告之言兩句。出仲景傷寒論兩句。出高陽生脈訣。因思自明以前皆用此訣。何近賢之痛詆不堪耶。

芮子玉病傷寒。乃陰隔陽證。面赤足踈。躁擾不得眠而下利。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愈不能決。呂元膺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踈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

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震按。此爲陰盛隔陽。亦曰下寒上熱。滄州翁以寒藥裏熱藥。與熱藥冷服義同。其理精矣。然閱各家醫案。能識此證者亦不少。

泄瀉

帥府從事帖木失爾。病下利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呂診其脈。兩尺寸俱弦大。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飢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升。利止。續命非止利藥。飲不終劑而利止者。以從本治故也。

震按。此條與張子和案治趙明之條似同而不同。彼爲外風所傷。此則內風相傳。治雖彷彿。義有分別也。又滄州治御史王彥芳內殖泄。彌年。當秋半。脈雙弦而浮。乃曰夫人之病。蓋由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瀉。當金氣正隆尙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夫人自述因失銅符而驚懼。由是疾作。乃用黃耆。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踰月瀉止。是又內風一種也。

瘡

一僧病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而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問之而信乃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

震按右關浮滑豈無風與痰爲嘔吐煩懣等證而獨決其醉臥當風以成瘡耶此必於望聞問之間參合得之然亦巧矣

邪崇

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復大如娠求其色脈卽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必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脈乍大乍小者崇也病因與色脈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

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震按此卽鬼胎亦易辨識。惟云病因與色脈符。雖劇無苦一祕訣也。桃仁煎頗狠。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

腹 癰

一小兒十二歲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而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匙。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瘥。

目 疾

一人病二目視物皆倒植。屢治不效。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矣。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彼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呂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府。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府。」遂授藜蘆瓜蒂爲粗末。水煎。俾平旦頓服。涌之。涌畢視物不倒植。

嗜臥

一幼女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諸醫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呂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無病。關滑爲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內子曰：「乳母近掌酒庫鑰。竊飲必盡意使人視之。臥內有數空罌。乃拘其鑰飲以枳棋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呃

餘姚州守郭文煜呃十餘日。醫以丁附等療之益甚。呂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乃曰：「此由胃熱致呃。又以熱藥助其熱誤矣。」用竹茹

湯旋愈。

顛狂

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終日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部勁於右。蓋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卽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頓。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

附滄州又治一人。寓僧舍。病狂。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浮滑。曰。此風痰留心胞證也。以藥涌吐痰沫四五升。卽熟睡。竟日及寤。則病盡去。以安神之劑調之。全愈。